

千禧年主義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原著者 Shirley Jackson Case
譯者 谷 錦 錠

千禧年主義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

千禧年主義

定價每冊

硬軟紙面
道林紙精裝面
一元二角角角

原著者 Shirley Jackson Case

譯述者 谷雲階

發行版兼

廣學會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

上海華盛路濟寧路口

★ 版權所有 ★

THE MILLENIAL HOPE

By

SHIRLEY JACKSON CASE

Translated by

Y. C. KU

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
Price: { *Paper cover .20*
Paper board cover .30 Postage Extra.
Cloth board cover 1.20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128 Museum Road
SHANGHAI

1937

原序

本書之作。爲答覆一種問題，就是：社會的不良，須待現在世界的突然毀滅來矯正它呢，還是藉着一個長時期的逐漸改良，而獲得永久的救濟呢？

輓近所發生的事項，給予這個問題一種新的觀點。一般熱心傳教的人們，勸人相信世界迅速的結局，並對於現在的狀況，以爲毫無挽救的希望。在宗教的名義上，主張人類的努力，要將現今的世界造成居住更安全，更美好的地方，是一種錯見。反之，上帝命定世界要逐漸地變壞，直到迫近的災難忽然臨到。

當今之世，這種對於世界的悲觀是特別有害的。這種悲觀打擊了平民主義的中心。

接着其基本的教訓，看上帝爲一位大能的主宰，說他已經預定要敗壞人類一切改良政治的努力。對於堅持這種意見的人，談說人類有改良社會的責任，那無異於向夏蟲而語

冰，對牛驥而彈琴了。將這種教訓諄諄教誨於各界之中，很容易使仇視社會和政治改良的人們坐收漁人之利。令人相信現今世界的迅速敗壞和突然毀滅，乃是神聖旨意的決定，這樣，改良的仇敵就有了一種強有力的工具，用以窒息一切市民對於社會義務的感覺。對於服務的召喚無論是來自地方，或來自國家和國際，這種理論是一樣的真確阿。

本書內容，係將近代論及世界迫近結局教訓的謬誤和有害的性質，陳列出來。其方法係將歷史上，古代人中，所流行的各種信仰，加以研究，為要發見造成這種信仰的特別環境，以及這些環境使其完全失敗的原因，如後來事實所顯明的，從歷史的觀察既是如此，則要希圖用同樣幻想的方法來解決現代的問題，是顯而易見的荒謬背理了。

千禧年主義目次

原序

一一二

(一) 千禧年主義的由來

一

(二) 希伯來與猶太人的希望

三五

(三) 早年的基督徒對於千禧年的希望

八一

(四) 晚年的基督徒對於千禧年的希望

一一七

(五) 現代千禧年希望的評論

一五三一一八〇

千禧年主義

(一) 千禧年主義的由來

現在世界的最後命運究竟是甚麼？這種問題時常對於公衆的意像作一種強有力的陳訴。每當人類被可驚怖的災難襲擊時，這種陳訴特別有力。有時候驚恐是因為自然界可怕的災殃，即如氾濫的洪水，怒吼的狂風，或劇烈的地震等。在別的時候，這種意像是被社會的擾攘所激起來的，擾攘裏面時常帶着流血的內戰，或殘酷的宗教逼迫。再者，在輓近的時代，人們每注意於國際間的重大衝突，這種衝突，似乎有毀壞文化基礎的危險性。

許多人們在看見可怕的災難時，就失去了對於世界永遠存在的信仰。災難可怕的爆

發，好像表徵一種不可救藥的重病，深入了宇宙的膏肓，病既已根深蒂固，似乎非醫藥所能救治，祇有任其進行，施其毀滅之能事而後已。至對於勝過邪惡的唯一希望，乃是臆想現在的世界完全毀滅後，再建設一個新世界，脫去一切現在固有的災害。

在基督教的信仰裏，對於現今世代的暫時性，從早就虛擬了一種形式，就是所謂千禧年的希望。按照這種希望，遲早在將來人類歷史的進程上，忽然有神權的干涉，令其停止進行，那時一切邪惡都要被剷除，大地完全更新。

這種千年式的理論，對於現今的時期，是一個妥確有效的希望嗎？較近的世界大戰，已經給予這個問題一種新的重要性。這並沒有使現代的人們去努力建設一個新國際秩序，去小心翼翼地設法防止將來災禍的重演，反使許多人們又恢復古代的千禧年希望來，相信現在世界的罪惡將要忽然間被神聖的能力所消滅。要試驗這種信仰是否妥確有力，乃是現在所要研究的主旨，其研究方法，乃攝取千禧年希望的原始大綱，注意其對於已往各世代的貢獻，並因其歷史，以估計其在近世改造的程序中有何價值。

就大體說來，基督教的千禧年主義，並非是一種孤立的現象。一方面，彰顯出某種極清楚的特性來，另方面，其所處理的主要問題，和其所提出的普通解決方式都不是新奇的。罪惡在世界上的能力，已為各種民族所公認，就是最初方開化的民族，也是這樣承認，並且都希望有最後的救援和解脫，是藉着剎那間把現在的秩序毀滅了，這在人類的思想歷史上，也並不是不尋常的事啊。

古人對於向罪惡世界所發生人類奮鬥的意義和結果，雖然看法不同，却都持有定見。神話學常描寫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從洪荒裏出現，好像是戰神們劇烈爭鬪的結果。這些神話，返映在一般高尚人們的經驗裏，使他們努力奮鬥，以期脫免，或制服自然界殘酷的勢力。人們看見自然界用肆虐的颶風，眩目的閃電，震耳的雷霆，可怕的地震，並氾濫的洪水等，來發洩牠的怒氣時，就恐懼戰慄。就是連在平常的生活經驗裏，也常信自己是毒惡勢力的犧牲物。他的存在——不必說到他想努力所獲得的奢華生活——似乎常被可見及不可見的仇敵所威脅。

生活奮鬥的結果，人固各有所持，但希望一種人類的勝利，却是很普遍的。最後勝利之通常的描寫，乃說是善神的工作，他用特別的方法將人類從苦難中拯救出來。有時候，這種末後的援救，是向各個人的簡單預言，就是說在死後要到一種幸福的居所。在別的時候，說有一個偉大的英雄出現，將幸福賜與人類，或者也能導引到來生更快樂的一條途徑。又有更膽大的思想家，却預言一切的邪惡要完全毀滅，並且末後要在新地上建設一個理想的國家，使得救的人類得以居住。在這些不同的敘述裏，貫有一條希望的紅線，在古代世界各處多少都可以見到的。

這種神聖拯救的理想，在早年基督徒的環境裏是如此的顯著，並且在他們日常的經驗裏是如此的苦痛，於是他們就不得不默想世界的結果，為形容這種事，他們就使用已經流行的想像，又加上一些新的要點，為補救其對立者所設計畫之缺點，並且更加保證基督對此問題所發教訓之應驗。為要應付一個熟知之問題，並且採用對立者的計畫以期解決之，則其結果，每令基督徒之意見與當代頗有相同之處。

設使我們多瀏覽關於早年基督徒的著作，則我們不祇知道千禧年想像的來源，並且曉得其效力之祕密。這種教訓，原來是從特別歷史的情形中得到有力的激動，有了這種學識，方能明白它在早年基督教的運動裏所有的意義與價值哪。在後來一般讀啓示錄的人們，常獲不到著者正確的意義，或辨別他對於當時真正的教訓。這種失敗，當歸咎於忽略著書時的真正歷史背景。這種背景使早年的基督徒完全通曉其書的意義與價值，此種文章之作，乃為應付他們當時特別的需要啊。照樣，要在基督教歷史的續期中來講解千禧年主義，應當計及特別的環境，此種環境，乃使這種敬虔的想像敢作這般大膽的飛翔，若要估計其價值，亦不能不計及當時的景況，設使不計及其原來之環境，而將牠投入一種新的環境裏，那末，千禧年的臆想，就要失其意義，或將成爲無稽之談了。

千禧年希望的內容，早年的基督徒自然是直接受了猶太人的影響，但是猶太人因爲在異邦人中間，而與他們有密切的接觸，以致他們自己的希望也逐漸地進步開展。再者，基督教於異邦的疆域內，成了一種新宗教的獨立運動，那末，基督徒的希望也繼續

(一) 千禧年主義的由來

地拓展而有新的功用了。因此，習知埃及，巴比倫，波斯，希臘，並羅馬等國對於人類與敵對世界爭鬪最後結果的見解，乃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對此題目正當解釋最重要的。

有時，這種事或者成爲顯然的，就是早年的異邦希望爲同樣的猶太教或基督教信仰供給激刺或模範，最重要的是熟悉古代的情形，該種情形，令千禧年式的理論出現，並且將其意義給予古人。如果在近代中，那些情形不再流行有效，那末，就無怪乎千禧年的希望似乎要失其意義了。但更需要的，是近代的學者自己熟悉古代的情形，爲的是能更充分地，更正確地體會在遠古的世代中，猶太教和基督教千禧年希望的原始與意義。

(一)異邦人對於千禧年的希望。因爲生活在膏腴的尼羅河谷中，比較在地中海周圍各地少有奮鬥，埃及人對於宇宙的觀念比較他們亞洲和歐洲的鄰居們更爲樂觀。在埃及原始的自然神話中，爭鬪的意想並不像在巴比倫，波斯，或希臘的神話中那樣顯著；並且世界末後毀滅的理想似乎也不是本來生於埃及人的思想中的。然而在歷史的時期上，生活不幸的重擔和神力拯救的需要是被承認的。在因不良的政府而產生的可悲社會之

前，有一個埃及的先知，宣告其深信一位新主治者要來，援救其民脫離困苦。當時正規的實業與商業的活動已經止息，公義已經絕跡，到處殺人流血，民衆漂泊四方，如同沒有牧人的羊一般；但是先知盼望一個更光明的日子來臨，那時一位拯救者要興起，以公平治理，拯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。那時一位恩被四表之王要出現，他要滿足這些希望，他被高呼為神聖救助的中保人。即如門內撲他 (Merneptah)，被稱為埃及衆神中指定的保護者，他將大日神瑞 (Re) 的恩惠特別施於人民。現今在地上有普遍的喜樂，一切懼怕仇敵的心俱已除去，悲哀已經消失，荒涼的城邑又再繁榮起來，農夫們毫無煩擾地享受他們勞苦的收穫。

宗教也諄諄教誨一種奮鬥的思想，並藉着神力的幫助而獲勝利。這種意像特別顯著於伊西斯—阿西利斯神 (Isis-Osiris) 的祭禮內，該祭禮流行頗廣，不僅在埃及，並在地中海周圍各處，或在基督教興起之前，或與基督教興起同時。這種祭禮的神話說到在阿西利斯神 (Osiris) ——伊西斯神 (Isis) 的弟兄和丈夫——和其強大仇敵中間劇烈的爭

戰，至終阿西利斯被殺。但是伊西斯努力令其復生，至終將殺阿西利斯的仇敵克服了。這種神話的確是形容人類與其強敵——死亡——奮鬥的成功，自從英武的神伊西斯和阿西利斯勝過這個仇敵，藉着他們的祭禮為人類確實取得勝利後，死亡現今不再被人懼怕了。同時，這種拯救的計畫並不包含着世界末後的毀滅，死亡在那裏掌權，那種計畫給予每個人一種不死的希望在墳墓那邊的新世界裏。

(二)巴比倫的神話形容一種原始的爭鬭在兩種能力之間，視渾沌與秩序之原理為有人性的。秩序在瑪爾杜克神 (Marduk) 領導之下得獲勝利，結果，就創造了天地，並有人類出現於地面上。瑪爾杜克曾克服渾沌的權勢，規定衆星的軌道，開闢了天地，賜世界繁榮豐盛，並且對於懺悔的罪人施行慈悲憐憫。按着這個傳奇，乃是說有一個新萬物的理想秩序現今正在開始，將來歷久不變，至於永遠。甚至在瑪爾杜克攻擊渾沌之前，其同伴衆神俱呼之為救主，為全宇宙之永久無上的主宰：

「噫，瑪爾杜克，你是我們的報復者。」

我們將全宇宙的統治權交你執掌。

你要在集會中指揮，你的言語無與倫比。

願你的兵刃永遠不鈍，可以砍倒仇敵！

主阿，保留倚靠你的人的性命，

並且傾掉堅持邪惡的神的生命。』

另一方面，在巴比倫洪水的故事裏，人自己也參與鬪爭而變更事物的秩序。神從天上俯視着世界，特別是看着巴拉河岸上的都會西拉皮克（Surippak），看見文化已經精竭力盡，故此他們決定要降洪水。如果沒有一個謹慎的人名叫烏拿皮亭（Utnapishtim）的，曾受神的教導造了一隻大船，在船上救了他自己和家人並各種活物。那末，所有的生命都要同歸於盡了。為酬勞他的服務，令他和他的妻都變成神仙，給他們一個特別的住處在遠方，在河流的口上，彷彿有一個假想的樂園靠近波斯海灣的頭上。他們在那裏享受優游自在的幸福生活，但是他們後裔的新運命却不是理想的。人類不再偶然地被毀

滅了，但是災難要臨到行惡的人們身上，虎豹要出來吞噬人們，饑荒瘟疫要臨到地上，人類要遭受多般災禍，並沒有從其中得着解救的應許。

伊施他爾神(Ishtar)降至下界的傳奇，又發表另一個爭戰與勝利的現象，是巴比倫人的想像所描摹的。這個神母乃是自然界活動而有生產力量的人格化。但在她降到幽冥的時候，被下界邪惡的勢力所拘囚，減損了其生活的性質，嚴冬遍佈於地上，人類生命的完全的毀滅迫在眉睫。然而因為伊施他爾幸運的從『進去的人不能返回的房子』裏逃脫之後，這種危險就避免了。用她的解救恢復了自然的生活力，又帶回來春令的快樂，按着羣衆增加的光景，為人類預備食物。

在痛苦的時期與快樂的世代中間的差別，並不限於神話學的範圍裏；並且出現於巴比倫和亞述的歷史中。預言災禍的日子將臨，那時巴比倫的榮耀在一王的統治權下將要衰微，他要將一時期的戰爭與屠殺加在人民身上。人們要互相吞食，父母要賣掉他們的兒女，全地忽然秩序紊亂，丈夫離棄妻子，妻子離棄丈夫，母親拒絕女兒，某外邦勝利

與這種不幸的預言——論及在一無能之王治下遭遇的災禍——相對的，說到另一位主治者，被稱爲神聖的援救者，他要開始建設一個真正黃金的世代。例如，巴比倫王罕摩拉比（Hammurabi）看他的治理好像一個理想制度的開始，從前的災禍都要停止，公義的新國家正要出現。

在神話作者和政治史家之外，巴比倫又有其哲學家，伊等對於世界敵對能力之間永久的爭鬭加以解釋。巴比倫的哲學家自研究星象上而得其智慧，星辰之運行已經暗示宇宙並非偶然的玩物，乃是被定律所管理的。凡具有適當星象學識的人，自能領悟這些規律，這種知識能令他解釋已往的歷史，或預言將來的事情。觀察顯明在天上星球的變遷是與年中時節的變換相當的，每一時節在其規定的時候又返回來。這樣就看見自然界的命在循環中運行，被天上有秩序的運動所轉管。這種事實容易領導星象的哲學家們，以爲世界上的歷史也是這樣地循環往復。既然每年有其青春時期和其垂暮時期，照樣，